

空

过士行
著

腹



往事文丛

7
9
方出版社

I267

G779

空

过士行

著

腹

896460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李颖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腹/过士行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

(往事文丛)

ISBN 7-5060-1402-5

I. 空…

II. 过…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空 腹

KONG FU

过士行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6.75 插页:3

字数:140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 7-5060-1402-5/Z·154 定价:17.50元



QADSS/05



1958年，全家合影。左右为父母，中后为二姨姥姥，右一为作者，两小孩为两个妹妹。

1974年，从北大荒返城后刚刚当上徒工，全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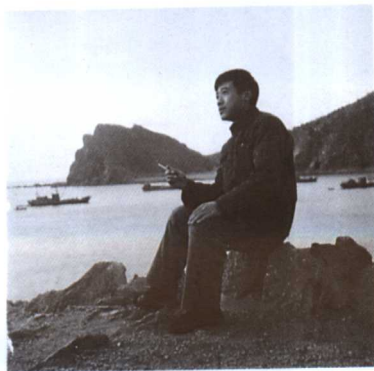


1969年，在北大荒留影。这一身行头价值37元人民币。



1972年，回家探亲，和同学小贾（右）在颐和园。

1973年，滞留大连，在老虎滩闲坐。





1971年，回家探亲，与祖父(右)、叔祖父(左)合影。



1977年，学徒期满。



1999年7月1日，吴清源大师莅临东京新国立剧场，观看日本演员演出的话剧《棋人》。



1999年，和正在东京执导话剧《棋人》的林兆华合影。

目 录

楔子	1
姥姥家	5
择邻处	11
祖父	13
叔祖父	25
我的父亲母亲	30
猫	37
用火	40
吃水	43
污染	45
人之初	47
暗恋	52
攒跤	60
钓鱼	62
养鸟	65
三舅	73

广江	80
小人儿书店	83
厕所	87
做秀	90
穿衣	92
迁户口	95
爷娘相送	100
兵车行	102
进入沼泽	105
蚊子	107
匪窟	109
草房	112
行李	115
树	118
猪	121
放羊	123
抓贼	126
烧水	128
炖肉	131
夜班饭	133
烟	134
追捕	137

服装表演	139
老职工	140
荒火	143
制砖	145
探家	146
沙鸥世家	150
高生	154
信号弹	156
割地	157
散伙	159
作客	161
告别	164
泡在大连	166
学徒	169
空虚	173
钓蛙	176
在宫里行走	178
大惊小怪	179
谢小然列传	183
十字路口	189
附录:我的写作道路	192
后记	203

楔子

1952年12月的一天,我的祖父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来到水磨胡同(现海关所在地)高家,一进屋就和我的外祖父母相对大哭,我母亲躺在麒麟碑产院(现东四产院)的产床上等待着我的降生已有一天,难产。

我姥姥生过八个儿女,很少是在和平年代,多数是在战乱中,吃尽苦头的她很坚强,是禁得住坏消息的,可还是让我祖父引得落下泪来。我祖父有四个儿女,我父亲行二,他们兄妹从小失去母亲,祖父浪迹天涯,解放后才把其中两子一女从徽州老家接来北京与继祖母团聚,我若出生将是他老人家第一次有孙子或是孙女。

那个时候不兴剖腹产,最终是一把产钳夹住我的双耳,把我拉了出来,我母亲缝了八针。大概是产钳用力太大,使我的双耳紧贴在头上,这为后来拍驾照和护照上的照片带来许多麻烦,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照片要露出双耳,而我的怎么也露不出来,只好用两支香烟夹在耳后才搞定,对此我极不以为然,这是人,又不是狼狗。

不知为什么,出生后的我昼夜啼哭不止,于是家里人写了个纸条到处张贴,纸条大意是: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

过往的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念三遍的是我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我祖父取的，我排在“士”字辈，而无锡县志里关于我的一位不凡的祖先，明末清初围棋大国手过百龄公有一句评语“其人雅驯有士行”，正好用这个名字来纪念他。同样是民国年间围棋国手的祖父过旭初先生该是多么希望我能继承家传，成为一代国手的。他要是知道以后我未能满足他的愿望，也许会给我取个别名字。

贴出的纸条不大管用，到了夜间大人都发怵跟我睡觉，只好轮班。我父亲在南苑机场的储蓄所上班，一星期回来一次。他的休息日往往也是他排班的工作日，常常不能保证一星期休息一次。瘦弱的父亲骑车从南苑回到家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再成宿的抱着我当然不成。他想出了一个法子，把我放在他的肚皮上，各睡各的。这个办法很有道理，你说他没抱着吧，孩子却在他肚子上，你说他抱着吧，他却大撒把。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是怎么被固定住而没有摔下来的。据他说这招很灵。而我却怀疑是我依然嚎啕他不曾听见，因为他的宿舍在机场，飞机昼夜起降，轰鸣不止，那么大的噪音都搅不了他的清梦。何况这婴儿的啼哭。三十多年后我自己有了孩子才体会到带孩子缺觉的苦，真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后来我看了一些婴儿保健方面的书，夜哭大概就是严重缺钙。我的脑袋成了方形，很大，很扁，没有后脑勺，我姥姥在上面又画了一张脸，把看我的阿姨吓了个半死。这个脑袋很快又遇到了乙型脑炎的打击。蜷缩在东单三条儿童医院的病床上，我一天被抽四次脊髓化验。我母亲心疼了，要求出院。医生说如

果出院后果自负。会是什么后果呢？一是生命危险，一是后遗症——呆傻。母亲不听劝阻，强行把我抱走了。死马也得当活马治呀，我们就投奔了中医“小儿王”，没想到老先生药到病除，不仅如此，我的智商除了计算功能外，其他似乎反而更好了，我多次向医生谈起此事，他们都摇头，说不得脑炎肯定更好。其他人对待此事都是幸灾乐祸，幸亏有一回脑炎，不然你还不得了科学家。太无知了，没得脑炎就能成为科学家吗？那没得胃病还不成美食家啦？

此后我还有三次脑震荡，一次是五岁时在百货大楼狂奔滑倒，后脑勺摔在水磨石地上，一次是八岁时在学校操场，一同学玩吊环，其他同学都去膘在他身上，我再上去，他已不支，一下松手，八九个人都砸在我身上，我后脑勺着地。还有一次是二年级时从女生玩的压梯下经过，被一随梯腾空而起的硕壮女生踢中眉骨而倒，也是后脑勺着地。这三次都是当即昏迷。不过没有明显的记忆力受损的迹象。我能从收音机里播出的相声节目中，一次记住几段绕口令，或是一回评书。比如袁阔成先生的《萧飞买药》。当然是记几年，不是一辈子。现在要是验证，我只记得萧飞打了川岛一郎一拳，把他槽牙打掉俩，吐了一个，咽了一个。二十年后我曾向袁先生本人谈起川岛的牙，他也绷不住乐了。他哪里想得到当年一个小包袱，竟然激活了一个儿童的幽默细胞。后来我发展到看一部电影可以记下全部台词。现在当然不成了，经常是把所有电影的台词记成了一部。那时候一切好玩的都要背下来，从街头艺人的贯口，到被批判的电影台词。其中有两段被我用在我的话剧里。一段是三十四年前，和

平里一个变戏法儿的念的，我在寒风中站着，脚都冻木了，他不变戏法老是臭贫，我都要走了，他突然念道：“有个老头儿七十七，娶了个媳妇八十一，生了个儿子九十九，养了个孙子一百一。他孙子到南京做买卖，回来生了他奶奶。”真没白挨冻。这段儿后来用在了《鱼人》填湖一场。还有一段是三十三年前，小报上刊出《清宫秘史》剧本供批判，现在想起来纯粹是扩散，里面有一段真实记载的当年义和团的祷告词：“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云长关夫子，五请济颠吾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泰，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快来临。”我当即记下。这段词后来也用在了《鱼人》中。后来每与人对背诗词而不抵时，我就念起这段咒语，顿时对方枪法大乱，此计屡试不爽。当知青的时候实在没的背，我还背过老乡的《新名贤集》，里面有“六畜兴旺猪为首，五谷丰登粮领先”“不笑补不笑破，就笑日子不会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为了两天不干活，我背了一年的《参考消息》，给全连做了两次国际形势报告，内容一样。第一次是例行公事，第二次是特烦加演，太精彩了，副指导员认为可以成为保留节目，过期也不怕。那一年的重要新闻是中国加入联合国，乔老爷带队在美国大出风头，我则在北大荒免除体力劳动十六小时。托他的福，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姥姥家

我在水磨胡同长到三岁。那所院子是旧农民银行的宿舍。姥姥家住在东跨院。北面正房三间前廊后厦，磨砖对缝。房前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并不是枣树，是海棠。姥姥、姥爷和三个舅舅住。大舅是烈士。大姨一家先是和我们一起住，后来搬到二十四间房胡同。三姨在郑州铁路局工作，四姨上大学住校。后院是三间佛堂，低矮昏暗。把佛龛请出后，我们一家住东边一间。有一条窄小的夹道可通正院，是我儿时捉迷藏的地方。还有一道面北而开的后门通牛角弯胡同。

这么一大家子人全凭我姥姥支应。当然她也有招架不住的时候，不然怎么在我母亲小的时候把她给了二姨姥姥，把大姨给了大姨姥姥。姥姥是程七奶奶一流人物，天不怕地不怕，小时候缠足就敢把裹脚布撕开。家人都发愁她以后怎么嫁出去，谁想五四以后她倒对了。她的脾气是太姥爷惯出来的。我姥姥家的历史就是一部讨伐史，从民国延续至今。太姥爷陈德麟先生是前清保定陆军学堂教官，（蒋介石先生就是这所学校毕业保送日本留学的）后任豫北镇守使，萧耀南接任后，他又升任两湖巡阅使，中将衔，是直系军阀。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正在湖北任上。打他的一位英勇的团长正是他三女婿的胞兄。这位团长后来作